

抢婴：世上最残忍的产业链



□笑蜀

多年来，湖南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十几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，与父母人各天涯。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：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“非法收养”的弃婴。但实际上，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；更甚者，有的并非超生儿。（详见本报今日9版）

说“抱走”，那是媒体克制。“抱”其实就是“抢”的同义词：“锁定目标后，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，多则十余人，在村干部的带领下，迅速包围目标家庭，将婴幼儿强行抱走。赎回小孩的唯一条件，就是交钱。”这不摆着就是“抢”吗？明摆着就是绑架吗？

湖南隆回县高平镇的袁家诸公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：凭借强大的公权力，有组织地，有计划地离人骨肉，生生制造出一个史上罕见的“抢婴”产业链。

没错，就是产业链，它的全部目的，就是赢

利。残忍是它的最大特色，也是它最大的赢利点，或者说赢利模式。媒体已经查明，把抢走的所谓“弃婴”以高价变相卖到外国，在隆回县早不乏例。他们用“没收”一词解释他们的抢婴暴行，居然可以这样大言不惭，说明人在他们眼里是何等轻贱。在他们眼里，人已经不是人，而只是一堆堆财物，就等着他们去偷去骗去抢。他们一见到就兴奋得两眼放光，而完全不认为那不是财物而都是有血有肉的，会受伤、会痛的人。

都说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看来未必。当他们抢走的一个个小孩在前面挣扎哭叫时，当小孩的亲人在后面忘命追赶和呼天抢地时，假若他们的心真是肉长的，他们会完全没有恻隐和悔罪吗？但真是没有，一丝儿都没有，所以那个残忍的“抢婴”产业链才会设计得那么理性而精密，也才会运作得那么有力而高效。

但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最奇怪的，最奇怪的是，残忍不仅能发展为产业，而且居然在隆回县发展为政府产业。当地发布的一份计划生育督

察通报就称，“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”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主要就吃这一口。以致在高平镇，专事抢婴的计生办成了第一大部门：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，计生办就占到30名。以致隆回县长钟义凡要公开慨叹：“乡镇党委、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，不敢得罪，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”。

此情此景，让人想起一个词——叛乱，这是野蛮对于文明的叛乱。守护文明社会秩序是政府天职，政府理当以雷霆之力平定这样无耻的叛乱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钟义凡县长所言非虚，抢婴部门确实绑架了党委和政府，那么平叛的主力又当从何而来呢？

因为“弃婴”父母的坚韧寻访和泣血呼救，深重的黑幕或者说邪恶最终曝光。但目前曝光的还只是新闻事实，必须通过严格程序确认了法律事实，暴行才会受到真正的惩罚，邪恶才会被遏制。让我们期待吧！

规避“醉驾入刑”岂能如此轻松？



□西门木

5月7日凌晨，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一辆白色跑车撞飞两名行人，一死一伤，肇事车上的一男一女随后打的逃离现场。事发后，网友展开人肉搜索。时隔一天之后，肇事者杨某于8日晚自首。事发现场有目击者称曾闻到肇事者身上带有酒气。（5月9日《羊城晚报》）

7日凌晨发生交通事故，8日晚投案自首。有这一天的时间，就算是醉酒，那也该醒了。法律于是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：涉嫌酒驾早已经无法举证，交通肇事后又逃逸呢？没关系，因为肇事者自首了，可以从轻处罚。

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规避“醉驾入刑”的路线：酒驾——肇事后逃逸——酒醒后隐瞒饮酒情节投案——举证不能——自首论——从轻处罚，未免太过轻松了吧？



姚倩倩 图

深圳住房和建设保障局9日表示，此前下发的有关“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讨薪行为”、否则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通知属于“行文错误”，为此向社会大众尤其是农民工表达歉意。该局还表示将立即撤回该通知，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。（5月10日《新京报》）

王攀：不怕“行文错误”，就怕权力“错位”。

香港特区政府电讯管理局上周日公布了香港与哥本哈根、伦敦等全球七大城市在电讯服务方面的价格比较研究结果。香港的手机月费只占上海价格的14%。（详见本报今日6版）

侯江：所以中移动早进入世界500强啦。

对于媒体披露的江苏阜宁森林公园建“豪华别墅”一事，阜宁县规划局局长回应称豪华别墅实为人才会所，为吸引高端人才而建，不但未占用公园土地面积，公园绿地反而有所扩大。（5月10日中新网）

侯江：能当领导的都是高端人才。

广州将出资6726万元，耗时三年改造地铁一号线的站厅装修、部分站点出入口和局部构件，高一学生陈逸华举牌呼吁众人签名反对，引起了众多网友关注，改造是否有必要也引来全城讨论。（5月9日《羊城晚报》）

@龙兄：连中学生都能有如此之强的公民意识，说明此地有现代意识，这也是极佳的广州形象广告。公民对公共事务能够质疑，这是民众之福。改不改可以让科学来判决，但程序上绝不能缺少“公民陪审团”。这种公民意识比六千万元更宝贵，比跪拜父母更值得倡导！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娟文 著

“我出生在一个美满、幸福的家庭，父亲是司法干部，母亲是中学教师，姊妹两个，我是姐姐，爸爸把俺俩视为掌上明珠，少年时代无忧无虑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家医院工作，跟一个也是大学毕业生的干部子弟结了婚。婚前，俺俩是一见钟情，海誓山盟。不过，婚后过日子，可不全是浪漫，磕磕碰碰的事天天有。往往因为一两句话，或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互不相让。”

“我们科里有一位男大夫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常常跟我开玩笑，说我嫁错了郎。对我很好，尤其是看到我脸色不好的时候，更是体贴入微。天长日久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社会上有这么一句话，‘找个爱自己的人当丈夫，找一个自己爱的男人当情人’。他走进了我的心里，成了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为便于情感交流，他在外边租了套房子，成为我们的爱巢。”

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爸听说这事，回家对我妈说：‘你也不说说胡华，多没正形，女婿那个脾气，给他戴绿帽，说不定哪天闹出人命呢！’我妈说：‘我养的女儿我知道，俺闺女不是那种人！’”

“慢慢地，丈夫对我也不那么好了，听说他在外面也有了相好，我也懒得操他的心。有段时间他经常说要到深圳去考察市场，准备在深圳投资办公司。一天，我上班临出门前，他掏出一张当天往深圳的火车票让我看，并问我捎啥不。我心里说，走了正好。嘴上却说：‘你走了，我跟只孤雁一样，晚上就不回家了，住俺妈那儿。’他冷笑了一下。中午回到家一看，他的包、衣服都不见了，看来是真走了。”

“当天夜里，我和那位男大夫住在一起，半夜，门突然被踹开了，我丈夫进来了，手里拿根橡胶健身棒说：‘都穿上衣服！’那个大夫慌乱中扣子系错了，他说：‘系好你的扣。’又说：‘你看你背后是个啥东西？’那个大夫刚一扭头，被他一棒打在后脑勺上，倒在了床下。又是几棒，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他转身从外边拿了个麻袋，说：‘下手！把他装起来。’当天夜里，他蹬着辆三轮车，让我坐上，把尸体拉到郊外的一眼水并边，解开麻袋，扔进了井里。”

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第二天，我正在上班，公安人员把我叫去，从我下身取了点液体，又问我丈夫去哪儿了？我说昨天上午就去深圳了。一星期不到，他从深圳押回来。判为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情人没了，丈夫也没了。”

“我被押送到女子监狱，没过几天，我妈来探监，我向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‘回去告诉妹妹，对丈夫要忠贞不渝，千万不要学我。’我妈说：‘不用劝她，生命的代价、血的教训，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。两口子恩恩爱爱，谁也不会做半点儿对不起对方的事儿。’没有祸灾，不知道做人难，来到监狱才懂得人生的价值，真正体会到自由的可贵和阳光的美好。”

对于胡华的说法，陈晶深有同感，她说：“看来，这里面的人都是一本厚重的书，只是内容不同。这个‘黑牡丹’几年前在火车上偷了我的包，包里装着学费、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户口关系。

那个包是值一两千块的鳄鱼皮包。她不舍得扔，给了跟我同寝室的妹妹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学校让她妹妹去拿发票，她去哪儿拿？害得大学梦也破灭了。唉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我跟我姐妹俩真是有缘。”说到这里，陈晶苦笑了一下。

胡华说：“她这个人素质很差，政府有规定，不准拿人家的东西，不准打人骂人，她哪是这样？听范政府和杜政府讲，现在她丈夫已经不偷东西了，春节前还让别人代笔写来一封信，她看后哭了好几天。信上说她小儿子给人家放牛时，被牛抵断了腿，没有钱治疗。政府号召大家捐款献爱心，我还捐了五百块钱，范妈妈和杜政府专程送了过去。”

“后来听她俩讲，两人下来火车坐汽车，进山几十里路不通车，她们的双脚都走打泡了，找位山民推个独轮车，一边坐一个，半天才到。那里真是穷山恶水，穷得路没路，水没水，电没电。村里没井，人们到几里外的村庄去买水。没能耐的老人，小孩就蹲在村头河沟里一瓢一瓢舀里面的臭水，担回家澄清后吃。‘黑牡丹’的丈夫与两个儿子靠山根搭了个草庵，连门都没有。三口人一条棉裤，谁出门谁穿，另外俩人就坐在麦秸窝里，穷得连盐都吃不上。黑牡丹说：‘要不是挂念两个孩子，回家真还不如住在监狱里，管吃管住，多好。’”

陈晶说：“生在那里的人们都是咋过呢？唉，早知这样，别说她妹妹拿了我一个包，就是十个八个我也不吭。因为一个包断送了她妹妹的前程，我真后悔！”

“你说错了，你要是不吭就是助纣为虐。她妹妹也是犯法的，她明知她姐没能力给她买，包是偷来的，却不揭发，犯了窝藏赃物罪。你要是通过政府再支持她十个包的钱，跟包庇犯罪是不同概念。在这里，你要真给她捐款，政府给你记功，减刑。”

两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，直到休息铃声响了，俩人的谈话才算结束。

不过，陈晶仍在思索，是她认为最神圣、最圣洁的高等学府里的人把她送到了这里；还是自己认为最纯朴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、自己赖以生存的工厂设下的陷阱。人世间就这么炎凉无情，骗你上当的往往是你最崇拜、最相信的人。

清早，监狱的高墙里又是一片整齐的跑操声。下操回到号里时，“黑牡丹”坐在床铺上，面色苍白，眼神痴呆，眼角上挂着眼屎，一看就是从禁闭室里出来的。

陈晶把自己给王牡丹准备好的日用品拿出来，走到她床前说：“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份，用完了，我再给你，请收下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脸上毫无表情，木呆地望着陈晶，好像不相信似的，皱着眉头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解开塑料袋，从里边拿出牙膏，又机械地拿出牙刷。

陈晶又套近乎说：“我跟你妹丹丹是大学同宿舍同学，你妹妹现在啥情况？”

“黑牡丹”愣了一下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把牙膏盖拧开，往脸上抹起来，一边挤，一边抹，一面哈哈大笑。眼睛瞪得鸡蛋大，敌视着陈晶。

陈晶说：“你怎么把牙膏都抹脸上？”

“狐狸精！狐狸精！”“黑牡丹”把牙膏、牙刷往地上一摔，一个饿虎捕食把陈晶按倒了，骑在陈晶的身上，又是打，又是拧。陈晶哪里是她的对手，只有挨打，没有招架之功，“哎呀，哎呀！”叫苦不迭。

胡华第一个冲上来，搂住“黑牡丹”的腰，接着又有几个犯人过来，拽胳膊，抬大腿，好大一阵子才把“黑牡丹”拉开。

“黑牡丹”仍指着陈晶骂个不停。值班干警过来问明情况，又把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送进了禁闭室。

陈晶身上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。

“黑牡丹”被关在禁闭室里，大哭大骂，胡言乱语，说她是上帝派下凡的老虎，专吃狐狸精，监狱里来了个狐狸精……

话说三遍淡似屁，好戏不过唱三天，何况一个没一点儿文化素质的人。开饭的时间到了，送饭的人从禁闭室的小窗口把饭递进去时，她哈哈大笑接住了，转脸又怒气冲天把饭摔出来，嘴里仍然骂声不止。一顿饭这样，两顿饭这样，一连几顿都是这样，她脑子出问题了？监狱的医生看后说，一切正常。又请来省精神病专家诊断，也说未见异常反应。

为什么86号犯人对103号犯人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殴打，还散发发疯？从事犯人劳改工作几十年的范科长对此感到非常困惑，她叫来了号长、胡华、陈晶，详细询问，答案浮出了水面。

86号的档案调来后，范科长从字里行间看不出这一案件的存在。事实证明，她是在掩饰这一重大偷盗案件，在装疯卖傻。劳改警察正式传讯她，问起火车上偷盗行窃时，她浑身筛糠，再也不装神弄鬼了。

七十三

经过考查，陈晶被提拔为狱中学校文科老师。（66）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